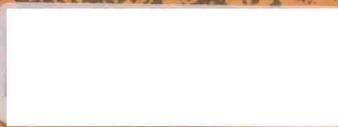


周健良(流浪的军刀)★著

OCIF
**不存在的
部队**
<无耻特工>



**Overseas Commercial
Intervention Forc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周健良（流浪的军刀）★著

不存在的 部队

<无耻特工>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存在的部队 / 周健良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5

ISBN 978-7-5057-3618-4

I . ①不… II . ①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2603 号

书名	不存在的部队
作者	周健良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
	19 印张 321 千字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618-4
定价	36.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目录 >

Contents

序章 / 001

第一章 出击计划 / 007

第二章 黑蟒公司 / 016

第三章 反侦察 / 028

第四章 初到凤凰港 / 039

第五章 深入虎穴 / 053

第六章 狐假虎威 / 059

第七章 解救人质 / 067

第八章 有呼吸的山 / 075

第九章 突出重围 / 081

第十章 “方舱”计划 / 093

第十一章 钻石VIP / 100

第十二章 豪赌 / 109

第十三章 我要一架私人飞机 / 119

第十四章 群斗拳赛 / 124

第十五章 仇人见面 / 137

第十六章 最强黑客 / 151

第十七章 马凡的反击 / 157

< 目录 >

Contents

第十八章	吃肉的狼 / 165	
第十九章	终生契约 / 170	
第二十章	抢夺武器仓库 / 176	
第二十一章	被盯上了 / 187	
第二十二章	睡眠特工 / 193	
第二十三章	冤家路窄 / 202	
第二十四章	杀死那些钱 / 213	
第二十五章	目标上门了 / 223	
第二十六章	M国也有河蟹 / 234	第二十七章 最好的化学专家 / 237
		第二十八章 脱衣舞厅 / 247
		第二十九章 褐耳环 / 256
		第三十章 血腥童军 / 265
		第三十一章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 275
		第三十二章 错，就是死亡 / 278
		第三十三章 运气 / 282
		第三十四章 安全撤离 / 287
		第三十五章 全被甲防弹衣 / 291
		第三十六章 我们回家 / 296



序章

“求求你，救救我……”

标准的中文普通话，特征明显的华裔面孔，满脸的惊恐与泪水，身体颤抖着，因为过度紧张而导致有些痉挛的手指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袖子……

梨花带雨，我见犹怜……

感谢汉语的博大精深，在短短的几秒钟内，荆楚锋的脑子里已经闪过了十来个能够形容眼前这名亚裔女子的词汇。

在刚刚到达非洲国家G国，走出机场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手里提着个破牛仔包的荆楚锋便遭遇了这么令人诧异的一幕。

接下来，理所当然，就该是“英雄救美”四个字了吧？

抬起头看看周遭，四个身高足有一米九以上、体型健硕得如同步兵装甲车般的白人男子气势汹汹地朝着自己撞了过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多半分钟，那四个白人男子便会像四堵墙壁般地将自己和面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华裔女子围堵起来。

无奈地叹息一声，荆楚锋松开了自己的手指，让手中那个有些沉重的破牛仔包落到了坚硬而又灼热的水泥地面上，再将那个几乎挂在了自己手臂上的华裔女子轻轻推开，用一口标准的伦敦腔说道：“求求你们，放过我，好不好？”

不存在的 部队

指点着那几个发型完全一致、就连行进步态也几乎完全相同的白人壮汉，荆楚锋近乎呻吟般地低声笑道：“SAS的人马，还是现役人员。如果猜得没错的话，街角的那辆货运面包车里，至少还应该有三个后勤支援小组的人。”

丝毫不顾忌四个白人壮汉已经将自己围拢起来，而且满脸凶相像是要朝自己动手，荆楚锋顺手从口袋里慢慢摸出了一支皱巴巴的香烟叼到了嘴里：“至于您，MI6的非洲区行动小组第三顺位负责人苏小苏小姐，承蒙您青睐，居然亲自出马来实施这么个诱骗计划，我是该说不胜荣幸，还是该说霉运当头呢？”

用一个微小的动作制止了那四个壮硕的白人男子做出下一步的行动，方才还满脸泪痕的华裔女子在擦干了眼泪后瞬间变得笑靥如花：“那么您呢？荆楚锋先生，您在最近两年内以旅游或商务考察为名，频繁出入各个战乱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而且每次在您出现之后，总会有人倒霉，甚至是莫名其妙失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您出现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麻烦出现？对此，您是否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利落地用一个古旧的黄铜打火机点着了那支皱巴巴的香烟，荆楚锋一本正经地朝着苏小苏说道：“出于对女士的礼貌，我可以对您给出我的解释——纯属巧合。当然，出于对贵机构的尊重，我也可以给出我的解释——关你们屁事。现在，让我安静地走到那辆出租车旁边好吗？或是你们打算在公开场合，公然对一名守法的中国公民实施攻击性行为？”

也不等苏小苏做出任何反应，荆楚锋就像是游鱼般一晃身子，竟然从两个几乎肩并肩围堵着自己的SAS成员中挤了出去，一步三摇地朝着机场马路对面那些正在排队候客的出租车走了过去。

挥手制止了四名有些恼羞成怒的SAS成员追击荆楚锋的脚步，苏小苏死死地盯住了荆楚锋的背影，狠声低喝道：“现在没必要发生冲突，回到车上去，通知其他人对这家伙进行二十四小时追踪！方才我已经在这家伙的包上装了个追踪器……”

话没说完，苏小苏猛地意识到荆楚锋竟然遗弃了那个看上去已经破烂到了极点的牛仔包。

还没等苏小苏回味过来荆楚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破旧的牛仔包里猛地冒出了一股淡淡的白烟。

伴随着那股白烟响起的，是已经走到了街对面的荆楚锋那夸张得令人愤恨的声音：“天啊……炸弹！那几个人，他们有炸弹啊……”

满街人潮顿时纷乱！

在G国这种政变频发的国家，所有的土著居民最为习惯的就是枪声与爆炸声时不时地在自己的身边响起。尤其是那些穷到只能用得起罗马尼亚版二手AK的反政府军，三不五时地朝着街上扔个炸弹已经成了彰显自己存在的家常便饭。

纷乱逃离的人潮过后，是一群同样端着罗马尼亚产AK的政府军士兵，乱糟糟地号叫着围拢在了预计的爆炸范围之外。所有暂时沉默着的枪口与所有怪叫着的声音都朝着苏小苏和四个SAS成员发出了同样的信息——举起双手，趴在地上！否则……

毫不犹豫地，苏小苏命令四个SAS士兵像自己一样，立刻双手抱头趴在地上！

G国这种国家的政府军士兵或许没经历过任何系统的军事训练，但使用手中的粗劣武器打完一个加长版弹夹还是没太大问题的。

在不到五十米的范围内，被将近一百支罗马尼亚产AK步枪扫射……

苏小苏的脑中猛地被唯一一个词汇所占据——肉酱！

破牛仔包中的白烟在三十秒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没等苏小苏抬起头看一眼那牛仔包里到底装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几双粗糙的大手已经毫不客气地将苏小苏紧紧按在了灼热的水泥地面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副堪称古老、但性能绝对可靠的柱锁式手铐铐住了苏小苏的手腕。

很快，从苏小苏的腰后，以及几名SAS成员的腋下搜出的手枪让那些G国士兵的情绪再次激昂起来。推推搡搡与厉声喝骂中，苏小苏与几个SAS成员被毫不客气地朝着一辆停放在机场马路边的军用卡车上押去。

至于那个冒出了白烟的破牛仔包，天知道荆楚锋究竟在里面装了些什么玩意儿。在苏小苏偷眼观察中，也只是看见了几名G国政府军士兵从那个破牛仔包里翻出了几件包裹着哑铃的破旧衣服，还有一两个已经碎裂开来的护肤品玻璃瓶……

恶狠狠地瞪着已经坐上了出租车、正一脸怪笑地朝着自己抛飞吻的荆楚锋，苏小苏一边努力让自己不被那些粗鲁的G国士兵占到太多的便宜，一边压低了嗓音朝着几个SAS成员低声道：“什么都别说，不超过二十四个小时，我们就能重获自由。”

尽管同样被戴上了柱锁型手铐，身上也或多或少地挨了好几枪托，几名SAS成员却依旧保持着精锐职业军人所应有的良好素养。尤其是在苏小苏被押上了卡车之后，几名SAS成员都有意无意地绷紧了自己的胳膊，尽量为苏小苏争取到一个相对宽敞的

不存在的 部队

独立空间，同时在最大限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那些G国政府军士兵对苏小苏的骚扰。

尽量让自己不去理会那些政府军士兵身上散发出来的浓厚体臭，苏小苏的眼睛除了盯着荆楚锋之外，同时也用余光看向了那辆停在街角的货运面包车。

正如荆楚锋所言，街角的那辆货运面包车的确是MI6的后勤支援技术车辆，除司机外可载员八名。看上去并不算太大的车体中密密麻麻地装置着各种电信器材，通过车顶上精心伪装的平板雷达信号接收器与外界取得联系，并通过装置在车辆周遭的六个微型摄像头将观测画面实时发回指挥中心，供专职情报人员进行现场判读后再将进一步的指令反馈回现场。

所以这种车辆在欧洲情报界有个响亮的诨名——天眼！

整个非洲中部，MI6也只有这么一辆宝贝，相信通过车上的那些微型摄像头，自己的遭遇已经被发回了MI6驻非洲指挥中心。虽说面子上肯定不会好看，但至少自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重获自由，然后……

莫名其妙地，苏小苏盯着荆楚锋的眼神中，有了一股子决不善罢甘休的狠辣意味。

但就在苏小苏那满含着怨毒的目光中，本已经坐到了出租车中的荆楚锋悠然跳下车来，手中轻轻摇晃着一个看着像是涂鸦专用的颜料罐般的玩意儿，慢条斯理地踱到了那辆被叫作“天眼”的后勤支援车边。

潇洒地挥舞着手臂，也不过就是三两下，荆楚锋已经在那辆后勤支援车的车体上写下了“叛军奸细”几个单词。也许是害怕有人看不懂自己写下的英文字母，荆楚锋甚至极为体贴地在那辆后勤支援车上画出了个叛军旗帜上的徽章图案——一头张牙舞爪的非洲土狼。

不得不承认，荆楚锋所画出的图案在画风上或许乏善可陈，但在给人的直观印象上却完美地做到了传情达意。还没等荆楚锋回到出租车上，几个胆大些的平民已经看清了那个土狼徽章，大惊小怪地叫嚷了起来。

再一次的号叫与纷乱之中，苏小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G国政府军包围了那辆后勤支援车，用枪托砸开了那辆支援车的车门，从车上将几个惊恐的后勤技术支持人员拖了下来……

与苏小苏的猜测一样，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后，还没等苏小苏适应G国政府军监狱的昏暗光线与腐臭味道，洞开的监狱大门与一脸铁青的外交秘书就让苏小苏明白自由已经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

与苏小苏所猜测的完全不一样，MI6非洲地区指挥中心的负责人并没有对苏小苏弄砸了行动过多地责难，甚至都没提起那辆被G国政府军砸成了废铁的宝贝“天眼”后勤支援技术车。

这一切都让苏小苏忐忑不安……

直到两个小时后，某个多嘴的文员私下里告诉苏小苏，经常与荆楚锋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的某个目标人物，很不幸地与M国CIA兰利总部直接派出的人员发生了正面冲突！

当两名CIA特工与六名正在海豹六队服役的辅助战斗人员再次醒来时，他们的身边已经围满了G国政府军和那些挡也挡不住的记者。

在他们的身边，是一包足有五磅重的C4炸药和两磅装在铅罐中的钴-60金属粉末。而在他们所处的公路上，二十分钟后将会有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车队经过！

该怎么解释这一切？

相比之下，苏小苏所招惹的麻烦，不过像是几个童子军在野营时打错了个绳结罢了……



第一章

出击计划

正午时分以时速一百公里行驶在非洲大陆上，炎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的风迎面扑来时，会让大多数人有被泰森或拳王阿里在脸上猛揍了一拳的感觉。

所以大部分非洲土著和不得不在正午时分赶路的人都会用一块粗糙的厚布将自己的面部严严实实地遮掩起来，然后再扣上一副厚厚的墨镜，好让自己的眼睛不会在两个小时后产生日盲的症状。

与此相比，荆楚锋的装备显然要完善许多。一副用轻质硬塑制作的作战面具完好地护住了面部，而眼部的可变光镜片更是让荆楚锋的眼睛始终处于柔和的光线之下，极大地保护了相对脆弱的眼睛。

将车速保持在一百公里每小时，荆楚锋轻轻地叩动着绑在膝盖上的卫星电话键盘，拨通了那个只存在于少数人脑海中的电话号码。

西门子电器制作的军用耳机中，马凡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我在你身后，已经看见你的车尾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霍士也会在十分钟后跟我们会合。”

并不着急回答马凡的话，荆楚锋抓起了放在副驾驶座椅上的大瓶装纯净水猛灌了几口，这才敲击着卫星电话的键盘，将通话模式转换成了多方通信的模式：“MI6已经被我甩了，马凡也让CIA的人忙不过来，霍士，你那边如何？”

不存在的 部队

耳机中传来的声音显得有些粗糙，就像是许久不曾说话的人骤然开口一般，显得有些生疏与不自然：“还好。拿到了武器装备后，我顺手把油料库给点了，现在外籍军团的那些家伙正忙着救火。”

抬眼看了看正前方天空中飘荡着的三顶降落伞，荆楚锋无声地微笑起来：“另外三个家伙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几分钟，看来这次的活儿会相对轻松。”

结束了通话，荆楚锋猛地踩下了油门。外观上只是一辆普通出租车的汽车的引擎立刻低沉地咆哮起来，瞬间将时速从一百公里提升到了一百四十公里，直朝着道路尽头的那个荒僻小镇疾驰而去。

下午两点，当一辆布满了沙尘的破旧货车艰难地爬进了那个荒僻小镇时，荆楚锋已经与四个身着沙漠迷彩服的汉子打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得克萨斯扑克。

从桌面上堆积着的小面额美金来看，荆楚锋是所有人中唯一的赢家。而在荆楚锋的下首位置上，身形健硕、蓄着络腮胡子的马凡显然已经输光了最后一点家当，正气哼哼地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下一块瑞士出产的手工制作军用手表砸在桌子上。

相比马凡的莽撞与不顾一切，另一个同样蓄着络腮胡子，但身形却比马凡足足小了一圈的精壮汉子显得相当谨慎。仔细将牌桌上已经出现的四张牌看了又看，再闭着眼睛想了好一会儿，那汉子轻轻将手中的扑克扔到了废牌堆里：“你们玩，我就不跟你们斗了。”

乜斜着眼睛盯着那已经扣牌弃权的精壮汉子，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剃着光头、左眼眼角上有几道明显的溅射伤疤的家伙禁不住叫道：“乌鸦，不带你这样的！有了大牌你就拼到底，稍微有点不对劲儿你撒腿就跑！你们狙击手是不是都有不敢赌的个性啊？”

微微摇了摇头，被叫作乌鸦的精壮汉子抿了一口早已经变得温乎乎的啤酒，轻声笑道：“有把握就一击必杀，没把握就绝不开枪，这是狙击手的常识而已。斑蝥，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那样，每次出场都闹得轰轰烈烈的。”

显然是不赞同乌鸦的说法，斑蝥一把将手头仅有的几个零钱扔了出去，眼睛狠狠地瞪着一脸从容的荆楚锋低喝道：“我还就不信了！”

同样数量的几个零钱也精准地飞到了桌子中间，有着修长的手指、连胳膊也比寻常人长了少许的秦朗像是弹奏着钢琴般地抚弄着手中的两张扑克：“我也不信你这回还能有那么好的运气。明确地告诉你，我手里的牌是一对。”

将所剩无几的啤酒一饮而尽，荆楚锋好整以暇地扣掉了一张废牌，将最后一张黑桃A轻轻地放到了桌面上：“霍士已经到了，这是你们翻盘的最后机会！别说我欺负人，我全部押上，赌你们手头那些能拿出手的东西。马凡，你要是还想继续下去的话，我要你那把在冷钢公司定制的斯巴达短剑！”

愣怔了好一会儿，再反复将自己手里的扑克看了老半天，马凡将手中的扑克摔到了废牌堆中：“不跟着你发疯了！圈子里谁不知道你的智商是一百四十九，还自修成了什么狗屁逻辑运算学的硕士，想谋算我那把斯巴达短剑？下辈子吧！”

同样将手中的扑克扔到了废牌堆中，斑蝥也是一样地愤愤不平：“不玩了！本来是博同花，现在撑死了也就是个A最大，不上你那个当！”

斯斯文文地用标准的赌桌动作将手中的扑克摊开，秦朗也是一脸无奈：“不跟。我最多就是两对。可看你这不死不休的样子，你怎么算都是个同花顺吧？”

夸张地咧开了嘴巴，荆楚锋顺手将自己手中的两张小到不能再小的杂牌摊开放到了众人面前：“我该说谢谢，还是该说你们已经被吓破了胆子？”

伴随着拍桌打椅子的骂声中，荆楚锋好整以暇地将桌子上所有的小面额美金收拢到了一起，却将马凡押上赌桌的那块瑞士出产的军用手表扔回了马凡的手中：“这玩意儿在这地方估计最多就换一瓶杂牌啤酒。与其便宜了那些不识货的土著，还不如便宜了你。霍士，你后面有尾巴吗？”

体型健硕得如同一头公牛，但在喉咙上却横贯着一条巨大伤疤的霍士沙哑着嗓子摇头应道：“转了一圈，没发现有人跟上来。”

满意地点了点头，荆楚锋将所有拢在一起的小面额美金塞进了身边的一个破旧的木桶里，伸手从木桶后抓出了个小巧的平板电脑放到了被清理干净的桌面上：“那就坐下，说说我们这次的活儿！”

超薄型的平板电脑上，几张航拍照片清晰地将整个破败的小镇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呈东西向横贯小镇的破烂公路，一座勉强能称得上制高点的、至少有近百年历史的教堂，紧邻着街道建筑的不超过两层的低矮建筑物，小镇中心的一口水井和用铁皮焊接而成的抽水水塔……

除了没有人之外，这种类型的破败小镇在G国可谓随处可见！

用食指灵活地在平板电脑的触摸屏上滑动着，荆楚锋指点着几张卫星图片说道：

“离小镇不到四十公里，有个断断续续开采了至少十五年的硫矿。第一任矿主死于十四年前的政变后，产业几经转手，现在的矿主是个本地的酒鬼，几乎从不打理自己名下的这份产业，硫矿也几近荒废。

“不过在两个月前，有人在这个硫矿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一些金矿石，而那个酒鬼又迫不及待地在很多人面前吐露了这个消息。”

将信将疑地看着那几张卫星图片上已经破败陈旧得如同废墟的房屋和采矿设备，秦朗伸出他那修长的手指指点着卫星图片上的地貌说道：“就看这个架势……即使发现了伴生在金矿边的硫矿，而且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开采……但也不可能在十五年后才发现这附近有金矿吧？而且，已经探明储量了吗？”

轻叩着外接式键盘，荆楚锋更换了几张更为清晰的航拍图片：“这就得谢谢G国隔三岔五的政变了。十五年内九次政变，让每个把这个硫矿收入囊中的人都来不及仔细打理好整个采场就死的死，逃的逃。至于储量嘛……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将会是个巨大的金矿，必须赶紧把这个天然的聚宝盆抓到自己手里！”

再次更换了图片，荆楚锋指点着图片上的五辆疾驰着的民用悍马车笑道：“感谢M国人的黑鳞安保公司，他们替我们在鬼知道什么地方的酒吧里找到了那个酒鬼，还打算顺道去采集些矿石样本送去G国的首都。一旦发现那些矿石样本的含金量达到了他们的期望值，他们会用最快的速度与那个酒鬼签约，买下他的那个几乎废弃了的硫矿场。当然，如果没有竞价者的话，那价钱就是他们说了算。”

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荆楚锋身边的那个陈旧木桶，秦朗像是明白了些什么似的：“所以你让我们三个用最快的速度从开普敦赶过来，而且在来之前还得先去开普敦选矿厂找几块作为标本保存着的原生岩金矿石？”

满意地点了点头，荆楚锋抬起手腕看了看左腕上的那块产自前苏联的、1978年Zlatoust watch factory生产的Model-191CS型潜水手表：“这个小镇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计算不错的话，傍晚时分他们就会带着采集到的矿石样本和那个酒鬼经过这里。我们要干的活儿很简单——拦住他们、更换矿石样本，以及把那个醉鬼弄到我们手里！”

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个黑色鳄鱼皮的小巧皮夹，秦朗弹动着他那灵活的手指从皮夹中取出了一支弯钩形状的细小金属棒，炫耀般地让那支金属棒在他的手指之间舞动

着：“按照黑蟒安保公司的标准配置，他们装在民用悍马上的贵重物品箱是恩尔公司的产品，给我三十秒不被打搅的时间就好。”

活动着犹如岩石般强健的肌肉，声音沙哑的霍士抬手指了指自己开来的那辆只能用“破烂”来形容的卡车：“车上的家伙大家挑顺手的拿！斑蝥，我给你带了差不多两箱C4改进型炸药，够你用了吧？”

斑蝥眯缝着眼睛打量着街道周遭的房屋结构，相当肯定地点了点头：“足够了！要不是还得留活口让黑蟒的那些人回去继续当傻子，我能让他们在一秒钟之内全部被埋在废墟下面。”

珍而重之地将那块产自瑞士的军用手表重新戴到了自己的手腕上，马凡恶狠狠地朝着地上吐了口唾沫：“那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我们干完了之后怎么离开？黑蟒那些家伙在这附近可是有个常备的补给基地的，开车跑的话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堵住。”

把桌上的平板电脑切换到了实时监控的模式，荆楚锋微笑着从身边的那个陈旧木桶里取出了个帆布包：“那我们就不跑好了……”

非洲的黄昏，可以算得上是一天中最为美好的时间。

风不再那么燥热，大片的云彩被慢慢下落的太阳染成了金红或是暗赭的颜色。远处的地平线上，孤单耸立着的金合欢树所勾勒出的剪影，几乎可以让任何一个对美好画面稍有感觉的人喜爱得发狂。

孩子们开始在街头嬉闹，老人们手中端着一杯冰茶或是一杯淡啤酒，坐在纯手工制作的老摇椅上慢悠悠地享受着人生中的黄昏时光。

尽管贫穷，甚至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大多数的时候，很多非洲寻常小镇的黄昏，也都会是这样一幅让人着迷的安宁祥和景象。

但在靠近硫矿区的这个荒僻小镇中，却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

街头见不到一个嬉闹的孩子，即使是平时男人们扎堆的酒吧门廊前也只有柔和的风轻轻掠过。

纯手工制作的摇椅慢慢悠悠地摇晃着，但摇椅上的老人却不见了踪影。

老旧的教堂钟楼上，被和风拂动的长绳带动着并不算太大的钟锤，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那口有了些年头的铁钟，发出了一串并不连贯的、颤巍巍的震鸣……

不存在的 部队

大部分沿街建筑的门窗都敞开着，但没有一间屋子点亮了灯光。原本可以让人在黑夜中感受到安全和温暖的家，现在却活像是一头头张开了血盆大口、等待着要吞噬任何活动物体的凶猛野兽！

五辆明显经过了改装的民用版悍马汽车在靠近荒僻小镇前的一公里处，便已经察觉出了这令人心悸的异样情形。

伴随着一声短促的鸣笛声，五辆经过了改装的民用版悍马汽车驾驶员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踩下了刹车。

防穿刺轮胎与粗糙沙地之间产生的良好的摩擦作用，让五辆时速保持在一百公里左右的悍马汽车迅速从运动转换到了静止的状态。

第一辆悍马汽车上，怀中抱着一支M4A1卡宾枪、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丹尼斯飞快地打开了车门，在车辆停稳后的第一时间里冲下了汽车，手中的M4A1卡宾枪也迅速指向了荒僻小镇唯一的入口。

放大四倍的ACOG瞄准具为丹尼斯提供了良好的视野，从ACOG瞄准具中看去，整个荒僻小镇中看不到一丝有人活动的迹象，就连往日里绝不会断了人迹的水井边也看不到一点有人曾经活动过的痕迹。

耳边传来的沙地靴沉重的脚步声中，同样端着一支M4A1卡宾枪的霍尔曼也从第三辆悍马汽车上跑到了丹尼斯的身边。

端着同样加装了ACOG瞄准具的M4A1卡宾枪观察着荒僻小镇入口的动静，尤其是仔细地朝着水井的位置观察了半天，有着四分之一德国血统的霍尔曼声音低沉地朝着丹尼斯说道：“水井上用来拴住水桶的绳子是干透了的，最少有整整一天的时间没人去水井的位置打过水！”

赞同地点了点头，丹尼斯抬手按住了自己的喉部通话器说道：“麦克，带上你的雷明顿700到前面来。我要你盯死小镇里教堂的位置。如果那儿有一支狙击步枪或是一挺M60机枪，那就足够让我们的车队在穿过小镇时遇到大麻烦！”

耳机中传输过来的麦克的声音显得有些不以为然：“早就盯住了！钟楼上没人，教堂侧面的阁楼窗户也是关着的。如果有人能在这种光线条件下透过阁楼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瞄准了我们，那么他要不就是上帝的打手，要不就干脆是上帝本人！”

广频通信器中，低沉的笑声顿时响了起来……

·黑蟒安保公司虽说不是什么名震全球的大型安保公司，但成员都是些至少经历过